

1 老太太说,晴雯冤枉了,可惜了

刘心武举七年之功

重续《红楼梦》后二十八回



《刘心武续红楼梦》

◆出版社:江苏人民出版社
◆作者:刘心武

《刘心武续红楼梦》即将于3月中旬上市。

刘心武的《红楼梦》研究一直以来争议不断。此次举七年之功,根据探佚成果和丰富的想象力,重续《红楼梦》后二十八回的消息一经刊出,引起各方强烈关注的同时更是引来无数骂声。有人怀疑续写会不会是“狗尾续貂”,众多红学专家学者指斥刘心武续写红楼梦是对红学的一种侮辱。但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则对刘心武的研究表示赞赏:“……用新的形式打开了一条新路子。”周先生特别强调,“任何一种观念、观点的提出,我们可以评论,可以探讨,甚至可以观望,但就是不能抱以嘲笑姿态。三分的合理,应该得到七分尊重——这才是文化人群应该给予的环境。”

另一方面,从作家圈中传来不同的声音,认为刘心武给读者提供了新鲜的阅读经验,应该承认刘心武的贡献,更直指“红学家”与刘心武之间的冲突是学术垄断行业与学术市场化之间的冲突。之前新浪网关于刘心武揭秘《红楼梦》推出的网上调查显示:近八成的投票者

认为刘心武“扩大了红学的大众讨论空间,值得肯定”。

风雨欲来的宁荣二府,表面上风平浪静,但灾变之象已显示端倪。出嫁的迎春回到孙府,备受欺凌,又在酒醉的孙绍祖衣袋里偶然窥见一干人等联名弹劾贾赦的秘折……迎春暴死事未了,管家吴登新又举家携财逃匿,大厦未倾,下人却嗅得不祥气息,王熙凤违例取利事也随着管家弃主逃走而浮出水面;探春强作镇定,收拾人心;不料祸不单行,保龄侯史鼎和忠靖侯史鼎又获罪,都不得志的赵姨娘趁机出手,贾母受惊吓中风不活。贾母丧事,现出衰败征象,鸳鸯在禁烟中自尽,贾赦竹篮打水一场空;贾府渐渐失却了前八十回的雍华乐融融气氛,气象惨淡,乾坤大变,步步映照前八十回的伏笔;众人从大观园绮丽温柔乡中,被抛向更广阔的江湖。贾宝玉锁拿狱神庙,历经悲惨境遇,沦落到与湘云混迹于花子堆里,合唱快活歌,恍然回到大观园诗社雅集情致……

这就是《刘心武续红楼梦》的故事空间。本版自今日起连载其中部分章节,是非优劣,敬请读者评说。

第八十一回
中山狼吞噬薄命女
河东狮吼断无运魂

话说迎春归孙府后,宝玉悒悒不乐。正歪在榻上,忽听袭人报:“平姐姐来了。”

平儿走进来道:“院里海棠枯了半边,蕉下鹤翎也没收拾。”

袭人叹道:“小红坠儿的缺没补,倒又走了三个。如今是按下葫芦起了瓢,比以往更忙乎,不周全处偏更多。”

又见麝月拿着东西从那边屋过来,定睛一看,是雀金裘。麝月道:“平姐姐坐。我把他晾到后院去。今儿个秋阳正旺。眼看过些时又该穿了。”

宝玉只觉心口疼,把身子一偏道:“我再不穿他。”袭人劝:“去舅舅那边,习惯穿他的。”宝玉道:“舅舅九省都检点免了。舅舅舅母怕也再没兴致大开筵宴。就是去请安,家常衣服就好。”

麝月往后院去,袭人这才问:“什么事巴巴的跑来?”

平儿道:“竟是从老太太那里过来。鸳鸯姐姐让我把话捎给宝二爷。”

宝玉心知,自打大老爷太太太出行出尴尬事后,鸳鸯再不跟自己说话,也不再回怡红院来,人虽不来,话不直达,却还托平儿来传递,可见心里还跟从前无大差别。

袭人问:“究竟是什么话?”

平儿道:“是老太太的话。老太太说,晴雯冤枉了,可惜了。”

袭人问:“老太太的话。老太太说,晴雯冤枉了,可惜了。”

袭人道:“太太是一时生气。原没想到有这样结果。”

平儿道:“老太太嘱咐,宝玉这几天就是静养,晨昏定省随他,只是你们要好生伺候。”

袭人道:“几天没去老太太那里请安了。今晚一定要去。林妹妹这几天可曾去过?”

袭人道:“怕也没去。听说近来吃过丸药后常心跳发热。老太太也嘱咐不用让他拘礼。”

袭人道:“丸药不都是咱们官中药房自配的吗?原比那些市卖的高明,怎么吃了倒不好?我们二爷常备的香雪润津丹,也都是菖、菱二位本家爷配的,从来都好啊!”

狗尿苔陪着婆,说:剪个猪。

婆拿过一张树叶,剪刀一晃,一个猪头就先在树叶的左边出现了,那是送给了铁栓家的那头猪嘛。狗尿苔一看到是送给铁栓家的那头猪,心里就难受了,说:我要鸟,要睿神庙树上的那种鸟!婆就剪了个勾嘴长尾巴鸟。一片一片剪成的树叶铺在了炕上,像是她把红薯切成片儿晒在了麦苗地里。而隐隐地有了一种声音在什么地方响起,狗尿苔支棱着耳朵,说:婆,谁哭哩?

婆说:狼叫哩。

狗尿苔吓了一跳,说:是不是谁家的狗又装狼了?

婆说:是狼,狼进村了。

狗尿苔看见过后洼地经过的狼群,它们穿着朴素的皮毛,行走时低着头,似乎还一直微笑。但狼身上有一股煞气,任何人谈起来脸都变了,狗尿苔从窗缝里往外看,外边黑得像锅底,他的身上却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婆说:不怕,婆在呢。起身要出去关好院门。婆的腿或许是压麻了,起身时打了个趔趄,扶着炕沿说:把拐拐给我。婆是今年以来开始拐拐了,狗尿苔把拐拐递给了婆,心想,婆的腿又细又干,就如同两根木棍,人老了腿就慢慢地变成木质的吗?

不是面鱼儿,是狼

婆关好了院门,就把狼声关在了远处,婆又剪了两只狮子,是村南口那个石狮子的模样,压在了枕头下,狗尿苔就睡着了。

第二天,老顺给人说,夜里他起来要尿,他家的尿桶坏了,他又嫌冷没在厕所,站在炕上想从山墙上安的那个小格子窗往外尿,却模模糊糊看见窗外不远处的大碾盘上坐着面鱼儿。他就低声叫:面鱼儿,恁冷的你坐在碾盘上,开石、锁子又惹你生气了?

面鱼儿不动,他又说:狗日的,把他们拉扯大了就这样待见你?你到我家来,面鱼儿。

面鱼儿站起来了,却不是面鱼儿,是狼,狼把尾巴扬了扬,慢腾腾地转身走了。

村人便在睿神庙旁边的篱笆上发现一撮像荒草一样的毛,天布家的照壁下有了一疙瘩屎,白色的,里边有着鸡毛和碎骨头。狼是进村了,但村里没有失一头猪,也没有失一只鸡,相信狼只是饱着肚子路过罢了。

到了中午,狗尿苔提了半笼子土豆去泉里刮皮,又路过了铁栓家,想着了那半截尾巴猪,但铁栓

脸黑着就站在院门口,看见了他没理睬他。

狗尿苔说:叔,咱那猪,猪好着哩?铁栓挑了一下眉毛,说:咱那猪?狗尿苔说:狼没来叨吧?铁栓突然凶起来,说:狼叨了你!

狗尿苔后悔话说急了,没说好。唉,如果说:那头猪到你家后乖呀不乖,昨夜里你知道狼进村了吗?铁栓能发脾气吗?他恨自己,想着以后需要他说话了一定要想妥了再说。

到了泉里,杏开也正好在那里洗衣裳,杏开用草木灰祛垢甲,使劲搓着,又举了棒槌砸得嘭嘭响。狗尿苔不急,说:洗衣裳呀,我给你打个皂角。杏开说:不打!

泉在村东头的土墁上,塄上便是秃子金的家,直对着家门口长着一棵大皂角树,树上的皂角还没摘,一嘟噜一嘟噜吊着像吊着无数个蝙蝠。秃子金是逢着下河湾村的集市了摘一篮子皂角去卖的,他家没养鸡,给人夸说:养什么鸡,你们从鸡勾子里掏蛋换盐哩,我有皂角树呀!皂角树是秃子金的钱匣子,他把钱匣子看得紧,不允许任何人摘他家皂角,为这和田芽翻过脸,

也和杏开吵过架。

狗尿苔拿眼睛往塄上看,想着扔上去一个土豆能打下一个皂角,或者有一个皂角正好就掉下来吧。杏开说:不要看!狗尿苔说:看都不许看?杏开说:志气些!狗尿苔就不看了,看杏开洗衣服。

杏开跪在那里搓衣裳,别的女人跪下来屁股都是三角形,只有杏开的屁股很圆,两个奶在衣服里好像憋得厉害,狗尿苔鼻子里一股香。狗尿苔说:你身上抹了啥香,恁好闻的。

杏开说:自来香!

狗尿苔就发现了她脖子上挂着一个香包,他说:自来香?是霸槽给你的荷包!

杏开手擦着水溅狗尿苔的眼,狗尿苔不言语了。

杏开却又问:你看着我。

狗尿苔说:眼里溅水啦。

杏开说:把水擦了,看我!

狗尿苔揉揉眼,说:脸上长了鼻子眼睛嘴。

杏开说:再看!

狗尿苔说:我又不是镜子!

杏开说:就要你当镜子!你看我眉毛是不是乱了?

23



《古炉》

◆出版社:人民文学出版社
◆作者:贾平凹

贾平凹最新力作《古炉》是其沉寂几年之后,以文字为笔,记忆为墨,勾勒出一幅中国基层“文革”全景图。故事发生在陕西一个名为“古炉”的村子里,那里贫穷闭塞却山水清明。但到1967年春,这个宁静村落,演变成一个充满猜忌、对抗、大打出手的人文精神的废墟。

贾平凹最新力作 勾勒出一幅基层“文革”全景图

7 梦居然向前发展了



《千雯之舞》

◆出版社: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◆作者:张之路

这是一部十分特殊的穿越小说。几百年轮回的恋人、冤家在书中相遇。围绕着中国汉字,人与人、人与字、字与字之间演绎了一段动人曲折而又委婉的故事。桑南,中文系的研究生,为了梦中反复出现的女孩,来到千雯图书馆工作。夜半时分,却被字仙变成寸许大的小人儿来到了字的世界……

老馆长摇摇头:“既然是这样,项链先放在你这里保存吧。”

桑南感到一阵高兴,他非常喜欢这条项链。但是他推辞说:“先放在您那里,查一下是谁放在我这里的……”

老馆长摆摆手:“项链到了你的手里,这也算是缘分吧!”

桑南情不自禁地握紧了那条项链,他真真切切地感到了那玉石的温度和丝绳的坚韧。

“听说这个白色的藤椅还是当年实物。”老馆长摸着藤椅的扶手说。

桑南不由得感叹道:“真看不出有那么多年头,跟新的似的。”

那天晚上,桑南独自一人观察项链,他发现那玉石坠原来是个精美的印章,上面的篆字模糊不清,可能当年制作玉章的工匠就有点儿写意的意图吧。桑南觉得握着丝绳的手感有些异样,再仔细看,才发现那不是什么丝绳,而是用极细的银丝一点点一扣打制而成的。

桑南走到镜子前,解开衣领上的纽扣。

在桑南的脖子上,有一道浅浅

的暗红色的胎记,如果仔细观察就像有一条项链戴在脖颈上。因此在有外人的场合,桑南总要穿有领子的衬衫。妈妈对他说,其实很不明显,不要顾虑那么多。尽管如此,桑南还是有些担心。

桑南把项链戴在脖子上,走到镜子前面。他惊讶地看到,这条项链和自己的胎记非常吻合,那胎记好像就是项链留下的痕迹。桑南隐隐地感觉到,这条项链和自己有点儿关系……

桑南躺在床上,想着那幅少女的油画,总觉得这事情有些蹊跷。桑南抚摸着项链上的玉章,进入了梦乡。

那个梦居然向前发展了……

还是在阅览室里,桑南在和女孩说话。

“我们认识吗?”桑南问。

女孩忽然喃喃地说:“我认识你……”

桑南心中一阵惊喜: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

“不记得了。”女孩很严肃,并没有开玩笑的意思。

“怎么会不记得自己的名字

呢?”桑南好生奇怪,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事情?

“我带你去看一幅油画。”桑南说。

他们一同走出阅览室,一起走走下楼梯。

女孩跟着桑南来到地下室老馆长的门前。桑南敲门,里面没有人。桑南拧拧门把手,房门已经被锁上了。桑南心里又是一阵着急。女孩忽然递给桑南一样东西:“你看这个能打开门吗?”

桑南低头看去,原来是那个玉石项链。桑南觉得可笑,项链怎么能打开门呢?

等桑南再抬头看时,女孩已转身走去。桑南急忙追了上去,可是女孩越走越快。桑南高声喊起来:“你的项链在我这里……”

桑南醒了,手里还紧紧地攥着项链,上面都是汗水。

第二天早晨,桑南早早来到图书馆,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敲老馆长在楼上的办公室的门。他想再问问项链和油画的事情。

房间里没有人。

桑南又来到112房间,还是没

有人。他回到自己的房间,开始有些心神不定。他给老馆长打手机,没有人接。他又给老馆长的家里打电话,老馆长的家里人,老馆长昨天晚上没有回家。

桑南有些奇怪了。可是他想,自己是老馆长的下级,关系又不是那么熟,老馆长有点儿个人的私事,也不便打听。于是他只好回到110房间继续自己“文字警察”的工作。他打开一本名叫《危情时刻》的书,这是一本装帧和设计都很讲究的书。封面上是几个硬汉模样持枪的军人,背景是一个美丽女人的剪影。

桑南准备以更快的速度查书。但因他心里总想着老馆长的事情,检查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。这本书的版权页和目录都没有什么问题,但翻到正文第一章的时候,桑南不由得呆住了。

第一章下面的文字基本没有了,这不是一般的漏字缺行,第一章的下面只有屈指可数的十几个字。就是那十几个字,也是毫无关联的……你想,在一页书里只有十几个字这算是怎么回事?“第一章”三个字孤零零像一个小风筝在空旷的“天空”中单摆浮荡,与另外几个隔得很远的汉字遥遥相对,好不难看!